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關稅自主將變成一句空話（涵）——又是軍閥
均勢的戰爭（文）——外國銀行團又來了（召）
——法國的政變（皓）——波斯的革命（和）

關稅自主與裁釐　唐有壬
莫索爾與國際聯盟會　林喬年
先秦還是無所謂別墨　唐擘黃
閒話　西瀅
花之寺（小說）　叔華
『彈竪琴者』的翻譯　成仿吾
通信
愛國運動　葉啓章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新聞紙
第二卷第四十八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七日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郵寄半年大洋八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六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
歐美各國：郵寄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四角。
零售：北京每份銅元十枚，外埠大洋四分。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凡訂閱本刊者可將後面附印的訂閱單剪下依式填就隨同匯信直寄本刊定報處為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廣告價目

地位╲面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面	八分之一面
論前　底面	二十五元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正文後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三元

登四期以上九折，十二期以上八五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五折，插圖價另議。

發行所北京黃化門內礮兒胡同十八號

本刊關稅會議增刊現已出版內有左列各文：

楊端六：關稅問題概觀
皮皓白：各國現行關稅制度概論
章淵若：倒霉的關稅特別會議
燕樹棠：中國關稅自主權的喪失
陳啓修：關稅會議與國民經濟
周鯁生：關稅自主與關稅會議
盛　俊：改訂馬凱條約出廠稅之必要
衞深甫：海關用人行政權收囘之步驟
唐有壬：關款存放問題

每册定價。大洋一角。
購者從速。存報無多。

現代社文藝叢書已出版者

第一種　玉　君　每本實價五角
第二種　志摩的詩　每本實價一元
第三種　一隻螞蜂　及其他獨幕劇每本實價三角
●　親愛的丈夫　每本實價一角

上列各書俱由現代評論社發售凡欲零購或批發者請直接與該社接洽代售另有簡章函索即寄

現代文藝叢書第一種**玉君**再版出版了

這是楊振聲著的長篇小說，第一版不及四月，即已售罄。發行處接到各代售處或個人紛紛來函索購，愧無以應。可見社會人士歡迎心理之一斑。現在再版業已印出，除寄發先行預定者外，存書無多，購請從速。書由現代評論社發售。定價五角，不折不扣。郵費代價，作九折算。

時事短評

關稅自主將變成一句空話

自前一個星期各國關稅會議代表在會議席上表示對於關稅自主案的原則大體贊同之後，多數的報紙都認定關稅自主已經不成問題。但是我們一看本月三日日本和美國各代表的提案，就可以看出此次所謂『關稅自主』祇不過是欺騙中國人的一句空話！你如不信，請看日美兩國所提出來的條件；

(一)日本全權代表的提案

第五條　在此同一過渡期內，中國應與其他締約國分別議訂新條約，依兩方願意，規定某種物品所適用之互惠的協定稅率，且此項條約應在一定期間內繼續有效。

(二)美國全權代表的提案

本代表團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之原則，並允磋商一種新條約，以便將該原則發生效力。……

……訂立一種新條約內應有下列之條款：(一)此次新條約發生效力三個月後，中國可以征收一種一律實行新進口稅率，該項稅率由值百抽五至值百抽一二·五，其出口稅率由值百抽五至值百抽七·五，此作為臨時辦法，俟至中國關稅自主發生效力時止。……

從上述的提案上看來，關稅自主的原則各國雖然承認，可是關稅自主的原則發生效力的時期，還不知道在於何年何月。日美兩國都提議要訂立新條約，這個新條約完全以協定關稅的原則做根據。這個『互惠的協定稅率』的條約，究竟行至何時，當然仍須仰承列國的意旨了。照這樣說來，這次關稅自主的原則就是經過列國承認，也不過是句空話。和從前各國租借條約一樣，那一次租借條約上不承中國的主權，但是那一個租借地上容得中國實行主權呢？奉勸注意關稅自主的人，趕快起來運動，好打消那以新協定條約來代替舊協定條約的辦法。

（涵）

又是軍閥均勢的戰爭！

現在大局的形勢仍舊是極混沌的。直奉兩系的大軍相持於蚌埠徐州之間，而未一決勝負；馮系或國民軍系的勢力則觀望形勢，按兵不動。最後戰局的決定當然要看第三者之馮系的行動如何。不過無論勝利屬於何方，恐怕結局還是返於一個軍閥均勢的局面，而去統一之希望極遠。直皖戰爭以來，民國的內亂，可說都是軍閥一種均勢的戰爭。皖系勢力太大，則直奉兩系聯合來推翻他們。奉系勢力逼人，則直系又聯絡其他軍閥來驅奉。及到直系握得大權，則奉系和其他實力派又共同倒直。今則奉系虎踞東北，而其勢力由京津擴張到長江，則最直接感受侵逼的直系殘餘的勢力

團結起來，謀聯合他系軍閥，驅逐奉軍也是不足怪的事。如果說歷史是重演的，中國的內亂便是一個好例證。在這樣的均勢戰爭之下，人民方面所受的損害和痛苦實在是無限的。可是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仍只是聽天由命，而沒有能力，也沒有意志，來抵抗這種禍害。最可笑的是自命為中央政府的北京執政府，眼看見管轄下的各派軍閥自由用兵開戰而他不能制止，並且至今還不致宣布他的態度出來，只聽說從事於派人疏通調停。那末，所謂中央政府的權威在那裏？他的用處又在那裏？今日比較對於國事有覺悟的民衆是不是應當把應付時局的責任放在自己身上，大家組織起來，以充分的決心為反對戰爭的運動？我們不但消極的不許軍閥開戰擾民，並且要以有組織的民衆的勢力壓迫軍閥，實行裁兵，根本減除內亂的因素。

（文）

外國銀行團又來了！

日本方面傳來的消息，說：英美法日四國銀行團的代表在紐約開了一個幹事會議，討論中國關稅會議增收稅款的用途，議決將增收關稅十分之六用作整理無担保的外債，并以此項收入為担保，發行新公債，並即決定由該銀行團報告各該本國政府，作為關稅會議整辦外債的基礎。

外國的銀行團乘現在關稅會議的機會，又幫同他們以政府處分中國的財政來了。

辛亥革命以後，民國成立，國庫空虛，入不敷出，屢借外債，維持政府普通用度。在中國的外國銀行，背後都有他們的本國政府為他們何的後盾。英法德美，四國的銀行為避免彼此競爭起見盆聯合共同投資，就於一九一二年組織了一個四國銀行團。當時俄日兩國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進行狠猛，這四國的銀行團體也含有抵制俄日的一點意味。不久，俄日要求加入四國的團體，六國協議對中國的現在的或將來的一切行政借款，共同投資，這就是普通所謂六國銀行團。第二年，美國政府一方面要見好於中國，一方面不欲滾入行政借款將來的衝突，遂毅然命令美國的銀行團體退出這個六國銀行團。但是五國銀行團仍然繼續進行中國的大借款。到了歐戰發生，德國變為敵國，俄國推翻政府，德俄兩國自然不能參加，這五國銀行團只剩下英法日三國；又正值歐戰，他們三國也就不大活動了。歐戰告終的時候，美國勢力強大，預備在遠東競爭，從前退出六國銀行團，到了一九一八年反向英，法，日三國政府提議組織四國新銀團，并且擴充投資的範圍，經營中國將來一切的借款。這個四國新銀團的野心比從前六國銀行團更加厲害。現在乘機活動的就是這個新銀團。

列強的銀行團就是將實現而未實現的共管與共事中國財政的總機關，我們要注意他的行動。

（召）

法國的政變

法國近年來的政變，大都起於財政的困難；前次赫禮歐內閣之所由倒，這回班樂衛內閣又不得不總辭職，也就不外乎逃不了這難關的緣故。現在班樂衛又拜組閣的大命了。除蒲立央仍長外交外，其餘新閣員均分屬急進黨和共和社會黨。以政治上的色彩論，似較前內閣的分子更顯明地傾向左派了。至凱樂財長的遺缺，現由新閣總理班樂衛和龐諾 Bonnet 兩人分担；班氏兼管部務，龐專管預算。然則財政問題為新閣所重視，不難於此窺見一般了。

這次班氏改組內閣，雖說神速，但是新內閣的運命，究竟能否維持長久，還是一個疑問。據二日的外電，他們的財政計畫，仍不外增加所得稅。主張「資本徵收」的社會黨，對於這點不能十分表示滿意，固然不難預料。況且摩洛哥和敍里亞的戰事，他們久已極端反對，則此後望其在議會中出來協贊戰費，照該黨馬耳賽大會的決議看來，恐怕更是不可能的事勢了。但是新閣的大政方針，在我們寫這短評的時候，還沒有提出議會。他的內容，究竟果如外電所傳與否，實亦無從懸揣，然則關於法蘭西政局前途的推測，祇好俟諸異日。

（皓）

波斯的革命

亞細亞大陸上又加添了一個共和國家。十月三十一日波斯的革命推翻了喀加爾王朝以後，內閣總理李查可汗已被舉為總統。這個新共和國家的前途若何，我們現在還無從預測。我們知道這個名為獨立國的波斯一向是英俄兩國的囊中物。波斯近百年的歷史大部分都是英俄兩國間的暗鬥，這次革命從倫敦與莫斯科兩方面的電報看來，也可以說是這種暗鬥的一種暫時的結束。

波斯運命的可憐有許多與我們相似之點。比國公司替他造鐵路（一八八八），英國人替他主持並辦理國家銀行，享有發行獨家紙幣，與採掘各種礦產的特權（一八八九），俄國取得建造鐵路專權（一八九〇）；英國人取得煙草專賣權（一八八九），俄國人取得重要的土地（一八九三），法國人取得發掘古物的特權（一八九四），比國人取得海關及常關管理的特權（一八九八），……此種喪失國權的事實，我們不能詳述，總而言之供列強的魚肉罷了。

這次革命是波斯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一九〇七年的革命由專制政體變為立憲政體，這次革命是由君主立憲政體為民主共和。此後他的內政如何發展，他的外交如何變化，狠值得我們的注意。

（和）

關稅自主與裁釐

唐有壬

關稅自主是全國人民一致的熱望，也是五卅慘案熱烈運動的

回響。那怕以列國的頑梗，軍閥的橫暴，對於這個原則，都不能裝出一種贊助的樣子來，不可謂非國民覺悟的效果。但是國民對於關稅自主的目的雖同，而所取的手段却不全同。甲派主張取特殊的手段，如土耳其一般，將一切妨礙主權的不平等條約宣告廢棄，直捷了當地逕行關稅自主。（蘇俄的廢棄條約，情形與此不同。俄國在帝政府時代，經濟上雖是債務國，政治上却是侵略國；他只有加於他國的不平等條約，沒有被他國所加的不平等條約。所以蘇俄之廢棄舊約，只算是拋棄權利，易於做到；然而債務一層，到底是蘇俄外交上不易解決的難題。）乙派主張照國際普通辦法，如日本暹羅一般，修改舊有不平等條約，漸次達到關稅自主。在甲派認現開的關稅特別會議為不必要，甚且適足以防礙關稅自主，故而反對關稅會議。（另有一派人的反對關稅會議，動機又與此不同。他們認此會為中外資本主義者接近的機會，而成為合意的團結，其結果使資本主義制度更加鞏固，致阻礙社會主義的發展。這又另是一種見解，却與關稅自主無關。）在乙派便認關稅會議不失為外交上的一個機會，故不妨利用之以求達到關稅自主的目的。我們是贊成甲派主張的，不過事實上到了無法反對關稅會議，而且反對也是無效的時候，總不能空言反對、坐視其失敗而不理，應該以監督為反對，而求補救的方法。唯一的方法是甚麼？便是到了實際利害衝突太甚的時候，我國情願犧牲二，五附加稅的小利益，停止會議，一面自行裁厘，一面實行關稅自主。但是這種形勢必發生於關稅會議中第二股委員會——即討論過渡辦法的委員會，而不會發生於第一股委員會——即討論關稅自主的委員會。因為關稅自主是立國應有的原則，我國要求關稅自主，正如一個人要求衣食住行一般，列國無論如何，原則上總是不能不承認的，所以國人對於第二股委員會，也應嚴重的注意，不可以為是過渡辦法而忽視之的。

關稅自主的原則，雖不愁列國不承認，但若附以某種條件——而且是不易履行的條件時，關稅自主必至有名無實。不幸我國代表於十月二十六日第一次大會提出的五項主張，隱然有將關稅自主與裁撤釐金相提並論之勢，這實是我們所痛惜的。（見前期本刊關稅會議第一幕）雖然十一月二日第二次的第一股委員會，中國代表宣言裁釐是求國民經濟的發達，言下表示並非關稅自主的交換條件，然而列國早已拿定了裁釐作為條件了。但是從事實上觀察，我國卽不以裁釐為條件，聲明裁釐另是一事，關稅自主另是一事，兩者毫不相關，而列國決不肯放鬆裁釐一步的。為甚麼呢？有許多人說，釐金足以妨礙內國產業的發達，而不能害及洋貨。釐金愈苛，洋貨的銷路愈廣，所以釐金實是代洋貨壓迫國貨的利器。列國為本身計，不僅不應當主張裁撤，還應主張存留而擴充之。日本方面也有人說，裁釐是中國的內政，與外國毫不相干

，爲甚麼允許中國涉及關稅自主呢？這種論調是不合於事實的。現在中國的海關稅與釐金實在有許多混淆的地方。子口半稅與復進口稅，名雖關稅，實係釐金，然而釐金對於洋貨一經卸運改裝之後，也未嘗不和土貨一樣的徵收。所以釐金實是各省的關稅，我隱約記得馬寅初博士曾說過，在關稅沒有自主以前，釐金實有代替保護關稅制度的効用。我們看十一月二日美國提案的第六項：

（六）如有違反實行裁釐之條約，於無論何處征收釐金，則納稅人有權向關稅行政機關，要求償還其所繳金釐之金額。

窺其用意，無非是恐怕中國因關稅自主而課外國貨以高率的國家關稅，一方面各省仍課以內地關稅—厘金，那末：外國貨必須受二重乃至二重以上的關稅負担，當然不能忍受的，自然要以裁厘爲保障了。這種顧慮，也不能認爲完全無理。我們儘管主張無條件的關稅自主，儘管將裁厘一事與關稅自主畫分界限，然而這種情形，都也不可不爲顧及。

關稅會議已於十月二十六日，三十日，十一月二日開過三次了。形勢上尚無甚進展，所謂關稅自主，其關鍵反移在我們自己的手裏，這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事實，也是我們所亟應打破的事實。凡是列國提案中，有以裁厘爲條件的，我們應認爲妨礙關稅自主的原則，絕對不能允許，如列國必以此相强，我們應拒絕開第二股委員會。

但是我們也應同時努力於裁釐的運動。這雖不是外交上的義務，却未始不爲外交上的便利。况且於國民經濟，國家政治上，也有極大的利益。

莫塞爾與國際聯盟會

林聯年

第六次在日內瓦開會的國際聯盟會所討論國際問題中最難解決的要算摩塞爾問題了。土耳其既聲明不得到滿意時不受國際聯盟會的判決；而英土兩國對於該會是否有權可以決斷這個問題，還有異議。基此兩因，摩塞爾問題的解決，便不得不延期以俟諸異日。

摩塞爾是在亞洲西部美索不達米亞的東北，及濱於底格里斯河的地方，以富產煤油，著名於世。然十一世紀，已隸屬於土耳其的版圖。自土勢不振，遂引起歐洲各國的野心，咸欲佔據這地的油礦。歐戰以前，曾經惹起英德的競爭。巴黎和會既開：又有英法的爭議。往後遠隔大西洋的美國，亦饞涎欲滴，捲入油爭的漩渦。摩塞爾這塊地，實在不知費了多少外交家的唇舌，而各國互相排擠的那樣利害，惟一的原因，便是煤油。因爲煤油用途之廣，在需要上，已有超過煤鐵之勢；而且礦產有限，世界上資本國家，更不得不四出侵奪。土耳其護職權益，摩塞爾便變爲他們鈎心鬥角，互相攘奪的地方—

一九一八年，土耳其加入德奧，英軍遂攻陷摩塞爾。這地的主權，自是遂落於英人之手。到了土爾基的基瑪爾打敗希軍，乃挾其戰勝餘威，在洛桑會議要求收回。英人以大利所在，始終堅拒土代表之請，而洛桑會議卒致無結果而散。土耳其知摩塞爾不易取歸，便想利用美國以抗英，故又有乞斯德讓與權問題的發生。自安哥拉國會通過乞斯德讓與權後，未幾洛桑會議，再為第二次的召集，結果成立洛桑條約。土耳其在約內，算得了很多的利益。但摩塞爾問題依然不能解決。約中乃規定：「關於土耳其與依拉克界綫的決定，由英土於本約成立後九個月內直接解決；如無結果，乃將此案移交國際聯盟會。」國際聯盟會自接受該案後，隨派代表往摩塞爾實地調查，結果證明土耳其是有要求收回的理由。但他怕得罪英國，却擬有兩個解決方法：或以摩塞爾歸還土耳其，抑或伊拉克以經濟關係，不能脫離摩塞爾，英國在伊的統治權，自一九二八年起，再行延長二十五年。這次國際聯盟會討論摩塞爾問題，英土兩方，對於上述模稜兩可的解決辦法，都不滿意。並且反對國際聯盟會有權解決摩塞爾問題。英殖民地總長阿美利說：洛桑條約不過欲國際聯盟會裁判，而後由兩方決定，接受。土代表佛第則引一九二三年英外長寇仁所說：「條約第五條規定國際聯盟會的決定，要有一致承認，且須得土政府的同意。」的話為證。且說洛桑條約，祇將摩塞爾問題移交國際聯盟會，而並不說明由該會判決，或居間調停。國際聯盟會因受英土反對，乃將他本身權限問題，移交海牙國際法庭裁判，俟判決後始再解決摩塞爾問題，

國際聯盟會果是無權可以解決摩塞爾問題麼？這雖是洛桑條約不曾明白規定，不得不出之審慎；然我們要研究他所以不敢遙行解決的原因，便要注意到土耳其這次要求收回摩塞爾的理由，和他所取的態度。一九一四年，亞洲土耳其佔土耳其全國面積百分之九十八，及戶口百分的七十，所屬除小亞細亞為土族最多的地方外，其餘如土族佔居小數的亞美尼敍里亞美索不達米亞及阿拉伯這些地方，共佔亞洲土耳其戶口百分的四十八。自土耳其和協約國宣戰後，他在歐洲的領土，因各民族脫離獨立，差不多完全失去。而敍里亞美索不達米亞及阿拉伯這些地方，又歸了英法等國統治。英人更要設立伊拉克王國扶植勢力以阻土耳其出波斯灣的路！但亞美尼及列强的統治區域，尚可謂為按照民族自決的理，應脫離土國；至摩塞爾則據國際聯盟會的代表調查，多數人民，都願意隸屬於土；這便不能說土耳其沒有要求收還的理由。土代表此次提議將摩塞爾主權，交該地人民投票解決，亦屬極正當的辦法，奈不能得英國的同意，故雙方交涉，終無由進行。英人所以佔據摩塞爾的目的，固因為煤油。而且恐一旦交還，則土勢南展，將影響於英印空中交通的安全，使他不得高枕而臥。這便

是他深閉固拒，不肯對土讓步的原因。土國知道要英人交還摩塞爾是很難從折衷樽俎上做得到，所以再進一步，以武力為外交的後援。據法報所載在摩塞爾附近的土兵，已增至七萬餘，可見他的態度强硬，而遠東戰爭，將有一觸卽發之勢，

國際聯盟會不敢得罪英國，固不待言，但這次土耳其的態度，也要顧及。如果將摩塞爾判歸伊拉克，引起英土兩國的戰爭，一定要受輿論上的責備，則彼亦將無詞以自解。故藉權限問題，想撇開現時解決的責任。有些報紙說：國際聯盟會延期解決摩塞爾問題，實在是保全面子的法！

（一九二五，十，十一，寄自里昂）

先秦『還是』無所謂別墨

璧黃

現代評論第四十四期所載伍非百先生何謂別墨一文，主張先秦有別墨，對於本刊第三十二期所發表的拙作論先秦無所謂別墨中所說有許多異議。他與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大同；不過胡氏祇以惠施公孫龍等為別墨，伍氏則把莊子天下篇所舉的墨者都包在內，能了。

伍氏以為『先秦有別墨一義，據莊子天下篇已足樹立。』他的證明法，是把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相謂別墨』一段文分作四截解釋。茲也照這樣分截討論。

（一）『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這里所舉是兩派或三派，卽五侯之徒是否卽相里勤之弟子的問題，我並無一定的意見。這，在那篇文中已明白地聲明的。伍氏所謂『韓言三墨(註)，莊舉兩家，』偏全不同，義各有取』之說，姑無論其未必然，縱是這樣，于那篇文的辯證不生影響。

（二）『俱誦墨經。』這截沒有什麼可以爭辯，因為我也是以經上下等篇為墨經的。

（三）『而倍譎不同』。我說『倍譎』是天文術語，伍氏以為『近是』但此說不特『近是』，實無可疑。這兩個術語，除呂覽漢書以外，又屢見于緯書，如春秋元命苞『陰陽　：離為背僪，分為抱珥』之類，不一而足。伍氏說：『倍譎[意卽]相反，不必遠徵天文。』這，不然。若不知道『倍譎』在天文上的意義，就不會想到韓非子顯學篇『取舍相反』就是此語的註解，所以前人有『譎，決也』及『譎怪』的解釋。

『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之『而』字明明是拗轉連續字，如『濕而厲』之『而』。此語意云『雖同誦墨經，然而取舍相反不同』。若把這話連下『相謂別墨』，與韓非子

『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墨』

相較，更可了然。『離』與『相反不同』意順下，故不用『而』，

『俱誦』與『倍譎不同』意拗轉，故用『而』。『相反不同』與『皆自謂眞墨』意拗轉，故用『而』；『倍譎不同』與『相謂別墨』，意順下，故不用『而』。

『倍譎不同』正是說墨家各宗取舍相反。伍氏以爲是說『假立正負兩面，務取相反』．又解天下篇云：『誦習墨經．有如是之功作云爾。下文「相訾」「相應」，卽「倍譎不同」之絕對註脚』。但各宗解墨經相反，自然也相訾相應，不必定如伍氏所解。假如眞如伍說，那末，天下篇應說『俱以倍譎之辯治墨經』或『俱誦墨經，倍譎以辯』，不應云『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了。

(四)『相謂別墨』。這截，仍照伍氏分兩段說。

(甲)『相謂』。胡氏解爲『自相謂』，于文法欠妥。例如『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若加『自』字，說『守望自相助，疾病自相扶持』，就不成話。並且如胡氏之說，天下篇何不直云『自謂別墨』而偏作『相謂別墨』呢？

伍氏解爲『人相謂』，尤不可通。一來，如此解則原文應云『人謂別墨』，不應云『相謂別墨』；『人』下着『相』字，違反文法。更大的理是『相謂別墨』的句主(sulject) 省掉，此在中文文法通例，句主必與前語相同，相承而下；所以『相謂』的句主就是相里勤之弟子等等，不能橫插一個本無的『人』字句主進去。

這樣看來，『相謂』祇是『相謂』，不能任意增加『自』字或『人』字于其上。幷且『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前語表因，後語表果，辭氣一貫而下，兩語之間絕不容有什麽字强塞進去。

(乙)『別墨』。郭象註云：『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伍氏以爲是解別墨爲墨家支派。但『別』字作形容詞時，例與『正』字或『眞』字相對，如『別子』『別史』『別本』『別字』皆是。郭氏『望文生義』，且把『別墨』顚倒解爲『墨別』，不足依據。

胡氏解『別墨』爲新墨，單就這兩字說，可通。但把這兩字的上文一看，卽不可用。

伍氏說『別墨』是『非兼墨』。但據我所知，『兼墨』二字，先秦書中無徵，未便拿來印證『別墨』二字。並且伍氏的根據，卽墨經與墨辯對峙之說，出于胡氏，本未成立，不能據他推出『經義貴兼，辯義貴別』之說。若再由後說推斷『兼墨』與『別墨』爲對峙之名，更無根據了。所以『別墨』並非『非兼墨』。

據上述的理由，及韓非子的印證，別墨爲非眞墨之說，殆無以易。他的『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墨』，實卽天下篇『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之解釋。韓非去天下篇之作時代甚近，他的解釋當然可信。幷且以別墨爲非眞墨，又與文法和其他佐證相符，可見『別墨』確是墨者輕蔑他宗之語，無實可指。

假如伍氏之說可用，那末，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

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一定要解作

相里勤之弟子……一同誦習墨經，一同用假立正負兩面互相辨論之法。當時的人稱他們為別墨。

這是多麽牽强的解釋。若把這個解釋翻作文言，就是

相里勤之弟子……俱誦墨經，倍譎以辯。人謂別墨。

把這與原文相較，就知道伍氏至少犯了以下數事：(1)減重要的拗轉詞『而』字，(2)減交互代名詞『相』字，(3)增名詞『人』字為句主。既不顧文法，而又任意增字減字：這樣解釋，實不能使我們贊同。

伍先生所以定要如此解釋的原因，似乎可以由他自己的話尋出來。他說：

『所謂『別墨』一詞，昔賢不求甚解；近人胡適始注意。……適之解釋「卽先秦有別墨一派之說」，距今已八九年，一般治墨學者大率承認』。

因為胡氏說出後，治墨學者好些解釋都順應這說以為定奪；一旦失掉此說，則許多結果免不了都要大加變動。大家安於所習，而又恐怕前此辛苦所得的結果都歸無用，所以不能決然捨棄其說。但是，我們治古書時，應該據古書以正新說，不應該因迴護新說去曲解古書。

伍先生大文的幾半，是論『何謂別墨』的。但他既沒有推翻先秦無別墨說的證據，他的『何謂別墨』的論題已經不能成立，所以我們用不着再討論下去。

據上述的種種理由，在我自己或旁人未證明我那論先秦無所謂別墨文中所舉證據不能成立之前，我們應該抱定『別墨明明是墨家之任一派用以挖苦任何他派的綽號』，卽『先秦並沒有什麽墨家的流派叫做「別墨」的』之說。

十四，十，十二。

(註)伍氏說：『欒調甫著三墨考，不取韓非之說，義據甚精』。此文，我未見，當然不敢妄測。但三墨之說，以我所臆，本出韓非子，自當從韓非子所舉之三派；不應一方取其三墨之說，一方又不取其所舉之三墨，而以他書亂之。聖賢羣輔錄以(1)宋鈃，尹文(2)相里勤五侯子，(3)苦獲，己齒鄧陵子為三墨，且單以『背譎不同，相爲別墨』(「爲」乃「謂」之誤，或本作「謂」)屬諸第三派。此乃隨意離分天下篇之文，不足為據。孫詒讓云：『羣輔錄本依託，不出淵明，而此條尤疏謬』，良然。然卽真出淵明，其疏謬固自若也。葉瀚墨經詁義序取墨子耕柱篇『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之文，以談辯，說書，從事為三墨。但此乃因材分工，與『墨離為三』之分派不可混為一談。總之，三墨為誰，自當從韓非

子之說，否則本無三墨之說，何必去猜測三墨爲誰呢？但此事另是一問題，與本篇無涉。

閒話

西瀅

一件藝術品的產生，除了純粹的創造衝動，是不是常常還夾雜着別種動機？是不是應當夾雜着別種不純潔的動機？這問題也許不容易作答。年青的人，他們觀看文藝美術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願意承認創造者的動機是不純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種文藝美術品，我們不能不說它們的產生的動機大都是混雜的。雖然有些偉大的作品是純粹的創造衝動的結果，它們也未必就優勝於有些動機不同樣純粹，却同樣偉大的作品。司各德 Sir Walter Scott 早年爲了要支持他高貴奢華的生活，晚年爲了要還債，日夜不倦的工作，平均每年發表的小說有兩種。約翰生Somuel Johuson因爲要葬母，用一星期的夜晚，寫成了一本Rasselas。有人遊歷西班牙，他的引導者指了一個乞丐似的老人說，那就是寫Don Quixote的Cerrantes。聽者驚詫道：「塞文狄斯嗎？怎樣你們的政府讓他這樣的窮困？」引導者道：「要是政府養了他，他就不寫Don Quixote 那樣的作品了。」

世界上究竟多的是懶人。一個人能不做事過舒服的生活，很少人肯自己奮勇去工作了。我不信文學家藝術家比別人更懶些，雖然大都人這樣說，可是我也不敢說他們比別人特別的勤快。他們有時創造的衝動來時，不工作便吃飯睡覺都不成，可是有時也懶懶的讓它過去了。西班牙政府待塞文狄斯固然是很殘酷，可是我們也可以相信，要是他受了政府的津貼，他也許竟連一個字也不寫。無論什麼政府是與西班牙政府差不多的，他們待藝術家總是非常的殘酷和寒傖。就是向來以文章取士的中國，也得做那扭扭捏捏的文字才有得官做，要不然你就寫了一部空前的偉大作品如紅樓夢，你也免不了「舉家食粥酒常賒」，你死了之後還得「新鬼飄零目豈瞑」。說政府想藉此提倡著作，自然是給各政府自己都沒想到的恭維。老實說他們就從沒有把文藝當作怎樣一會事。

真正藝術家創造時的最初動機也許是心有所感，不得不寫下來，也許是好名，也許是想換夜飯米，也許是博愛人的一粲。他與尋常二三流以至八九流的作家的不同的地方，不在他們創作的動機，而在他們創作的態度。他們也許同樣是爲了要養活妻子才創作，可是一到創作的時候，真正的藝術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創造他心靈中最美最真實的東西，斷不肯放低自己的標準，去迎合普通讀者的心理。二三流的作者也許一隻眼睛看了看他自己寫的東西，一隻眼瞧着將來的收入，他看到了怎樣的寫法可以引起讀者的興趣，增加作品的銷路，便顧不得犧牲自己的思想，割裂自己的意像。可是，這種人並不是藝術家，他們祗是販賣藝術

品的商人。

可是，在今日之中國，就是販賣藝術品的商人也恐怕也難找飯吃吧？一個人想靠著述生活，只有去當書舖子的傭工。除此以外，他只有把生活和著述截然的分開，生活自生活，著述自著述。這樣，往往因爲生活煩忙，就沒有時候從事文藝的創造，同時因爲興趣的不合，所作的事也沒有精彩。大家都知道，一個靠敎書吃飯而時時想政治活動的人不大會是好敎員，一個靠政治活動吃飯而敎幾點鐘書的人也不大會是好敎員，只有那情願終身從事敎育事業的人裏才會找到好敎員。大家也知道，這樣的好敎員得有相當的報酬，至少可以讓他有飯吃，有衣穿，有屋子住，子女可以受敎育—可是現在敎人家子女的人往往自己的子女上不起學了，這是中國的敎育！大家想不到文藝界也大同小異的。我每看見一般有些天才而自願著述終身的朋友在幹着種種無聊的事情，只好爲著作界的損失一嘆了。

✩ ✩ ✩ ✩

我在倫敦去訪蕭伯納的時候，偶然說及他的著作已經有幾種譯成中文了，他回答道「不要說了罷。那於我有什麼好處呢？反正我一個錢也拿不着。」無論我怎樣的解說，我說中國翻譯的人自己也得不到什麼好處，他就問爲什麼要翻譯。我說他們爲的是介紹他的思想，他就說他們還是爲了要借他的名字去介紹他們自己的思想吧了。與他絲毫不相干，他說這話，好像眞有氣似的。可是，你如以爲蕭伯納的著作的目的是專門爲掙錢，你可就錯了。他初寫劇曲的時候，有經驗的朋友勸他去迎合觀衆的心理，還問他說，照他那樣的寫法，他也許免不了要餓飯，他連理也不理。

又一天我遇見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健將柯爾，我們談起日本來。他說他不喜歡日本人，因爲他們太卑鄙：他們譯了他的書不讓他知道，不給他正當的版稅。我心中不免想着中國人現在也正在譯他的書，也不見得給他版稅吧，只好暗暗的說一聲「慚愧」。

這兩件小事很可以表示歐州著作家與中國的同業的觀念是很不相同的，他們對於應享的權利，一分也不願讓，中國人却非但不覺得文字的酬報是權利，並且還覺得可羞。所以中國的劇曲家編了一齣戲，非但表演的時候他抽不到稅，他自己要去看還得買門票。所以沒有分文酬報的刊物如本報有人常常做文章，財力豐富的雜誌反而找不到好稿件。這也許是中國人的好處，可是，我已經說過，這種情形是不會協助著述的發達的。

那兩件小事，另一方面，又可以表示中國書賈的兇惡。中國沒有加入國際版稅同盟，所以翻印或翻譯不問版權是不大要緊的。可是他們待中國的著作家，也一樣的兇惡，自然是利用中國的著作家的普通的弱點，知道他們是不肯反抗的。現在市上發售的

書籍，有許多可以做我們的例。

第一種是書賈完全享受了著作者的所有權。例如吳老先生的朏會客坐談話銷了至少數萬部，所有的利息都上了泰東書局主人的腰包。努力裏討論古史問題的文章，當然是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諸位先生的版權，可是上海有一個書店自己印行成單行本。甲寅第十六號裏有施畸先生的通訊，說出版合作社把他「錯雜枒缺及未成之稿，集而公之於世，標其書曰中國文詞學之研究」。裏面所載的，不但作者認爲粗鄙膚淺，還有與他意思相反的。施先生寫信給該社，請他們停止發行，回信「除頌諛道謙之外，並允所請」可是實在該社方在低價發售。

又有一種是取巧的竊盜他家的版權。例如「梅生」編輯，「新文化書社」出版的中國創作小說選，「魯莊雲奇」編輯「小說研究社」發行的小說年鑑，書上還印着「版權所有」的字樣，可是裏面的小說沒有一篇不是人家所有的版權。魯迅，郁達夫，葉紹鈞，落華生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出版的創作集，現在有人用什麼小說選的名義，把那裏的小說部分或全部摽竊了去，自然他們自己書籍的銷路大受影響了。也許有人說，外國人也有這樣的小說選啊。可是外國的小說選沒有不先得作者的允許，有許多還得償還部分的版稅，中國可就不管了。

這樣的例多着呢。可是最胆大的是王文濡編輯，文明書局出版的「胡適文錄」了。要不是亞東書局迅速的交涉，現在不知又賺了多少錢。這種搶錢的辦法實在太可笑，而且太笨了。這種都是「著述界的蠹虫」，蠹虫不除，著述界是不會有健全的希望的。

小說

花之寺

叔華

四月中旬的下午，詩人幽泉與他的愛妻燕倩同坐在廊下，他手裏拿着一本詞選有意無心的翻看，她低頭繡一張將近完工的窗簾子。

廊下掛了一個鳥籠，裏頭一隻百鴿正仰頭望着蔚藍的天盡力歌唱，好像代表它的主人送迎碧天上來往的白雲。西窗前一架紫藤蘿開了幾穗花浸在陽光裏吐出甜醉的芬香；溫和的風時時載送這鳥語花香，粧點這豔陽天氣。

「呵—嗔—我全身骨頭都給這春風吹軟了。」幽泉打了一個呵欠，一舉手把書抛了，隨着伸腰一頭枕在藤椅靠背上。他用手搓着眼說道：

「燕倩，你不覺睏嗎？這樣天氣難爲你還能拿着針做活。」

燕倩抬頭望了他一眼，微微笑答：

「誰不覺得睏，這樣的天氣！我方纔迷迷糊糊的繡錯了一塊

花瓣又得拆了重繡。』

『別繡了吧。咱們一會兒到那裏走走去，這樣天氣那能做工呢？』幽泉枕着他自己的手，兩脚搭在欄杆上在椅上直挺挺躺着。

『你今天四點鐘不是已經有了約會了嗎？那能出去逛？我今天也打算把這簾子做完了。』

燕倩換了條花線，依舊低頭刺繡。

『我哦，對了，我差些忘了今天的約會。眞討厭，這樣天不能出去玩玩反到去坐下議論那不相干的問題，眞倒霉！』幽泉說道這里，咳了一聲，發洩發洩他心中的悶氣。接着他問：

『已經四月了再不看花，今年的春天又白過去了。明天早上我們可以到那裏看看花去。』

『明天早上我又不行！不是張太太王太太和李小姐她們都定規明天午前來嗎？她們來了兩次我都不在家，這回不好意思不在家了。』她抬眼看見幽泉很失意的樣子，接下她問：

『你明天見不見她們，不高興見時，可以找朋友出去逛逛？』

幽泉從椅上坐起來用手扳着後腦骨說：

『老實說你不要怪我話直，你娘認識那些太太們我都不要見的。這樣美麗風光去聽她們講東家長，西家短，婆婆厲害，媳婦大膽，那些話，眞個把人頭痛死了。……我不打算見她們，可是找知已朋友玩去，有誰呢？仲雲他們幾個都到山上過春假了。（：找誰呢？……沒有人，明天衹好躲在書房裏睡半天吧！』他說完重重的呼了口氣，眼直直的對着牆嘮叨起來。

『這年頭眞沒過頭，一個年青青的人，簡直拘束成件機器，一定時候起來，一定時候吃飯，又一定時候工作；這還不算，還得你天天見不相干的人，聽不愛聽的話，……哼，，有時你還得死板板的坐下陪不相識的人吃飯。呵呀，眞個把人悶死了！那怪我近來一首詩都寫不出來呢！』他愈說愈覺得自己可憐，眼睛都有些發潮了，但他沒有流淚，祇是抑起臉望着天。

燕倩放下針線問他：

『方纔你多吃了半碗飯，一定飽的不好受，沏杯檸檬茶給你喝好罷？』

幽泉點點頭。燕倩便去了。

他還在雙手托着後腦勺，哼着：『良辰美景奈何天，……』『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晚上月出時，幽泉收到一封怪信，字跡極柔媚，言詞很誠懇，語氣很恭謹：

『幽泉先生：

請你不要想我們是素不相識的，實在我們在兩年前就彼此

認識了，我的腦府，所藏的卷冊都是你的詩文，那又是時時能諧調我枯槁心靈的妙樂。

在爛熳晨霞底下趁着清明的朝氣，我願自承一切。我在兩年前祇是高牆根下的一棵枯瘁小草。和靄的日光及濕潤的甘雨，是見不着的，就是溫柔的東風亦不肯在牆畔經過呢。我過着那陰悶溫謐的日子不知有多久，好容易纔過到一個仁慈體物的園丁把我移在曝陽光的大地，時時受東風的吹噓，又受了清泉了灌溉，於是我纔有了生氣長出碧翠的葉子，一年幾次，居然開出有顏色的花朵在風中搖曳，與衆卉爭一份旖旎的韶光。幽泉先生，你是這小草的園丁，你給匕生命竹給它顏色（這也是它的美麗的靈魂。）

近來我被溫醉的東風薰得枝葉酥軟起來，非常困憊，我又被鳥歌蝶舞的引誘，覺得常常立在庭園中究竟沒有享着山花一樣的清福，未免心中不自在。現在我發生奢望、我想變成一隻黃鳥或蝴蝶飛到郊外，任我歌唱，任我跳舞，讚美大自然，讚美給我美麗靈魂的人。

奢望終是奢望嗎？不一定罷？我定於明日朝陽遍煖大地時，飛到西郊花之寺的碧桃樹下。那裏春花寂歷爭妍。境地幽絕，盼望活我的匠人去看了他自己的成績怎樣。

我的名姓不必寫了，我日夕在大自然裏道我的讚美道我的

感恩。我不能不愛你，但我不敢說愛你，我祇是愛你，我一定不敢望你的愛、我的愛是不望報酬的愛，酬報不了的愛。

我敢對着榮耀清潔的陽光起誓，我永遠不敢且不希望我們能成比現在關係更秘切的人。祇要你容許我的靈魂駐在你那裏我便十分滿足了。

四月十六日

「……這女子倒也怪有意思的！」

幽泉說完望了望窗外無人來，拿起信重看。

「她也會說，她是小草，我是她的匠人，給牠生命　」順手拿起信封再細看。

「字也不壞呵！人不知怎樣　家住在菊花巷；好秀氣的地名。」

「她『在朝陽遍煖大地時』到郊外：『花之寺』；『碧桃樹下』，好美麗的地方！　我去　燕倩知道怎行呢？可是她已經朋說我們不過文字之交而已，她知道也不會怎樣吧！去一次看看又何妨呢？　她不會怎樣的　」

他拿着信自己商量了好一會子，到底他決定去看看，他說：

「一定去看看，人生能有幾回做到奇美的夢。她素來明白我的，必不會爲這小事生氣，文字之交，有什麽不行？　奇美的夢，做一次。」

臨睡時幽泉對燕倩說他精神枯悶的慌，明天清早他要到城外

看看山光草色，換換空氣，他夫人也讚成他出去走走。

第二天太陽還沒出，幽泉便起床，匆匆忙忙漱洗了，走到鏡檯梳梳額前短髮。燕倩說他髮太乾了倒了些擦髮香水，將髮平分兩邊，梳平服了，他照着鏡子，自看還算是一個顧影少年，不覺望了望他的夫人，臉上微微紅了。

早飧匆匆用過，他微笑地出了大門，坐了一部洋車乘着清和的曉風出了西直門，太陽已經滿地了。

「這是「朝陽遍暖大地」了吧？……她也……」

他一路想着，心裏不知是喜是愁，說不清是一種什麼情緒，他覺得一生裏有過幾次這樣情況，最記得的一次就是向燕倩求婚那一天，他想到此忽地覺得心裏很不舒服，好像自己誤走入閑人止步的地方，不用人呵斥已經全身不自在了。他想了又想有兩次話已經溜到唇邊叫車夫拉自已回家，但同時腦府中又現出『她的甘泉……給她美麗的靈魂』的字樣來，臉上不覺就有點烘烘熱起來。

他的車還是向前走，過了田莊，墓園，草屋，泥垣，及黃土深道，好容易穿出小徑，打聽出花之寺在西邊莊子不遠的地方。

西山隱隱約約露出峯巒林木寺院來朝霧籠住山脚，很有宋元名畫的風格，但他今天似乎看不見這好景。

「老爺，前邊的大廟，就是花之寺了，到前邊下車嗎？拉車的已經滿頸子流汗，小掛的背部也濕透了。

「到那廟的大門下車吧」。他急答說。

洋車還距離廟門有三丈來遠，他便下了車走進廟門，磚舖的地已滿生亂草，正殿兩傍的藏經閣已經被人抽去閣頂上許多瓦片，醬紅牆的灰已成片的掉下來了。院內人影都沒有一個，花樹也沒有，祇有牆脚下一株人被砍去大幹留回一根小幹的海棠，高高的發了二三剪長枝，伸出牆頭，迎着日光開幾球粉紅的花。

「花之寺祇有這一顆可憐的花樹嗎？」他惘惘的望着這枝海棠。一會兒西牆外有公鷄鳴叫的聲音，他急急走向西牆，進了一個小旁門，原來是一個大菜園，種的不少蔬菜，一個老頭兒蹲着拔去新出菜裏夾著的雜草，有七八個半大的雞正爭食洒在地上的高粱粒子。

靠南牆有五六棵二丈多高的桃杏海棠花樹，雖然大幹子也砍掉，但是從樹根伸出的枝幹，也有一丈多高了。桃杏已經開過花長了葉子，祇有半開的海棠花還帶些春色。幽泉一心記罣着『碧桃樹下』，無心看玩菜園里殘褪的春光，他招呼那老人：

「借光你哪，你廟里有一棵大碧桃樹嗎」？

那老頭兒抬頭矇着眼皺着眉的上下打量了他一會兒纔慢吞吞指着牆邊桃杏樹答道：

『這就是廟里的桃樹。』

『我打聽的是碧桃樹不是桃樹』幽泉重述一遍。

老頭兒出神望着他說：

『你要劈這桃樹可不行哪。前年西莊子的花兒匠來，他說要劈一兩枝小桃樹去接乾枝梅，說明劈完給囘我五吊錢，末了只給了兩吊，還把大枝子劈走了，……』

幽泉知道這老頭兒耳目不靈了，也不耐煩聽他多嘮叨，悶悶的走出西院門還聽見老人嘮叨『劈桃樹，劈了不給錢，哼，劈……』

幽泉在大院裏張望了一會兒，忽然望見後殿後面似乎有亭園，他連忙走進，後面果然還不失望有一個破到不迮風日的草亭，幾堆假山石，石旁有一顆滿了葉子的杏樹，一棵白碧桃正開着潔淨妬雪的花，陽光照處，有幾羣小蝴蝶遶着飛，樹底下短短的野草長滿了。

『這不是碧桃樹嗎？人在那里？』他直了眼對住桃樹想，『她還沒到吧，從城裏來，不近呢。…… 我在這裏等她。』他拂了拂石上泥土坐在花樹底下。

他渾身不舒服的足足過了兩點鐘，烏鴉麻雀的飛來飛去動作的響聲，他都要站起來望一下，心里撲撲亂跳，還跑到山門口張望了幾囘，祇見他的車夫張着大嘴呼呼的把頭躺在車箱上熟睡，餘外連狗影都看不見。

他忽然看見自己的影子已經歪了，已是午時，心下焦急懊喪起來，猶疑道：

『莫非我被人玩弄了？誰開這樣玩笑？……寫這封信．．誰？』他走進大院前憶到西廂記的零斷句子：

『日午當窗塔影圓，春光在眼前……玉人不見，』

『再過一會我該囘去了。她是不來了？：咳，白做了一早上的夢！』他深深嘆了口氣。

『也不枉想，到底逛到了一個有名的花之寺，……原來如此的，清初的詩家文人常到的地方呵。』他自慰道。走到碧桃樹下，忽然聽見廟門外有汽車停留聲，他的心又猛然跳起來：

『她坐汽車來嗎？』他腦中立刻現在一個富家女子，穿一身花綢衣裙，絲襪子，花緞子鞋或膠皮鞋，臉上塗了脂粉。

這是一個女子的脚步聲，走到後殿來了。迎出去？』他想着不知不覺便往前走了幾步，不多會兒後殿山牆邊轉出一個女子來。他仔細一認呆了一會纔說出話來：

『你怎會也到這地方來！』

燕倩笑着望他答道：

『你怎會到這地方來？』幽泉楞着不知答什麼正想說話燕倩已搶先笑說道：

「告訴你吧！我聽了一早上不愛聽的話，心里煩悶的很，也想飛到郊外去讚美大自然讚美給我美麗魂靈的——」

這時幽泉忽的臉上熱起來，忸怩的笑着走向前一把抓住撫情的手，高聲說，我又上了你的當了，．．哦，原來不出我所料又是你掉弄的花樣。……好好，你累我在這破廟蹲了一早上，我這回可不能饒你了。」

「得了吧，你那裏料得到呢？」她笑着同他向外走。

「你該餓了。我帶了吃食在車上，我們去找一個乾淨地方野餐吧」。他還搭訕着鬧說不依她；她上車後取笑他「乘興而來，敗興而返。」他嚷道：

「還拿我開玩笑？如果不因爲你車上已經帶了吃的，我一定不依你。誰叫你寫那封信，那樣會說？」

「算了吧，別「不依」我了。．我就不明白你們男人的思想，爲什麼同外邊女子講戀愛就覺得有意思，對自己的夫人講，便沒意思了，……」

幽泉笑了笑答：

「我就不明白你們女人總信不過自己的丈夫，常常想法子試探他。」

「幽泉，你不要冤枉人吧，這那是試探？我今天打發你出來純粹因爲讓你換換新空氣，不用見不願見的人，聽不愛聽的話罷了。……難道我就不配做那個出來讚美大自然和讚美給我美麗靈魂的人嗎？」

「彈豎琴者」的翻譯

成仿吾

在第三十八期上，志摩發表了他所譯的哥德這首名詩，同時把胡譯也寫在裏面。看了之後，不覺技癢起來，就順手把前四行譯出。日前接到第四十三期見了朱先生的批評及翻譯，不覺又把後四行譯了出來。

三位的翻譯之中，朱譯是從德文直譯出來的，所以除了二，三兩行（前四行與後四行）譯走了之外，比較上倒還忠實，胡徐兩位是從 Carlyle 的英譯重譯出來的，蛇足頗多。本來卡萊爾及小泉八雲兩人的英譯都不甚好，前者更壞。

三位的翻譯最大的缺點，在不曾再現原詩的雄壯。他們沒有原詩那種悲壯的 Rhythm。這現象的原因，一在音節不佳，二在脚韻不得當。前四行詩有一伏一起之妙，胡徐兩位似不曾參破此中玄機，改作一起一伏，便「謬以千里」了。第四行顛倒句法，以朱譯爲是。

第二行的 die kummervollen Nächte 是複數，三位都似不甚注意。其實這點關係很大。原詩的意思是說「誰不曾常常在夜裏．．……」

朱譯後四行中，第二行的「苦惱的人們」與第三行的「他」是指同一人的，朱先生這樣譯出來，倒像兩人了。就意思說，第三行也應改爲「交他於痛苦憂患。」

「關於別人的閒話少說，你自己的翻譯如何？」好像有這種聲

晉在壁間低響。現在應這種要求，把拙譯抄在下面。我自己當然也不滿意，恐怕比別人更不滿意；然而我不妨寄去發表，却也有兩重理由：一則我須證明我的主張，二則本刊出世將近一年，我還不曾盡過義務，先寄這篇，也可為牠補白。

誰不曾把麵包與血淚齊吞，
誰不曾在慘痛傷神的夜裏，
每在床上，忽忽起坐而哀呻，
他不認識你們呵，你們蒼穹的偉力！

你們將我輩引入人間，
你們使可憐的人兒成為罪犯，
然後你們把他交與憂患；
因為孽皆有報，在此塵寰。

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通信

愛國運動　致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

鯁生先生：我在第四十五期現代評論裏，看到先生的愛國運動那篇文章，看之又看，覺得先生以學者的態度，平心靜氣，從容不迫，用溫和可親的文字，曲曲折折的，引出你所要說的話，真是從事愛國運動的青年學生一帖興奮劑。先生作這篇文章的主

要意思，據我看來，好像是在最後一段。

先生是要「借重青年學生的運動，作為全國運動的提倡」的，並主張，「滬案尚未最後了結，我們還應當繼續以前的工作」；所以先生最後說：「不過從事愛國運動的青年學生，也應當對於他們行動的方法和範圍有相當的覺悟。第一，他們的運動，必須真是與國事有直接大關係的運動。第二，從事一種愛國運動，須得對於那個運動的性質和目標，有個明確的了解。第三，愛國運動的行動，也須有一定的限度。過此限度，而為不必要的犧牲，便是愛國運動的惡化」。在這三條覺悟下面，先生都有相當的解釋。我除第二條覺悟，完全領會以外，對於第一第三二條覺悟，尚有不能領會的地方，特提出來請教於先生。

（一）我究竟不知道，現在那些運動，真是與國事有直接大關係的運動？更不知道，那些運動，與國事毫無關係的？這與所指的國事，是外交呢？或是內政呢？示威運動，和國事有直接關係嗎？發傳單打電報和國事有直接關係嗎？罷課罷工罷市，和國事有直接關係嗎？打倒軍閥，和國事無直接關係嗎？驅逐賣國賊，和國事無直接關係嗎？剷除阻礙文化的老古董，和國事無直接關係嗎？驟然說起來，這多事好像和國事都無關係，只有國務院開國務會議，和國事有直接關係。若經過一番仔細的考慮，不獨要承認這些事和國事有關係，就是蔡元培先生偶然說「不合作」三個字，胡適先生，偶然一個爛熳的思想，好像和國事有莫大而且密切的關係，就是先生這篇愛國運動的文章，也許多少和國事有

一點關係，先生相信嗎？

（三）我不知道愛國運動的一定限度在那裏？怎樣謂之過此限度？又怎樣謂之惡化？以我看來，愛國運動，是無限度的，是應當永遠繼續的。就個人講，雖終身做愛國運動，到了臨別世塵的時候，計算愛國運動的成績，沒有不嘆息小我愛國運動的限度太限制了！總希望大我的努力，向着無限度的愛國運動那條路上去走。走到世界沒日，無國可愛的時候，那就達到限度了。（不愛國者當然例外。）豈是滬案完滿解決以後，就是愛國運動的限度嗎？若然，也不過是愛國運動一極小部份的成功，愛國運動，還是要應當永遠繼續的。（不繼續者，當在例外。）

我覺得凡是愛國運動，（假愛國之名，而圖私人利益者在外。）不論直接間接，都要有人永遠繼續去幹，那末，國家方有興盛的可能。不過愛國的步驟，是不可不分的。愛國的步驟，大概可以分作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預備愛國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人，大多數是現在在校的學生。第二個時期，是提倡宣傳指導，愛國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人，大多數是大學教授，在野名流，和一般新聞記者等人。第三個時期，是實行愛國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人極少，僅孫中山先生，和清末的革命烈士，足以當之。其餘自稱為真正的革命黨，是否配稱，還是疑問。今年滬案發生，學生因受非常的刺激，暫脫預備的時期，追到第二個時期，去提倡宣傳指導愛國的方法，為全國愛國運動的倡導；這是學生們的變態。經過這一度的變態，自然仍舊恢復他們的常態。雙十節北京天安門的大會開不成，不是灰心，也不是冷淡，更不是停止工作不愛國，是恢復他們的常態。倘使中國不幸，再有同樣的滬案發生，我可以斷定那種變態的現象，一定重演。如五四時候，愛國運動，轟動一時，究竟是變態。後來漸漸的冷靜下去了。有很多人在那裏長吁短歎，說學生愛國運動，這樣冷淡下去，以後不能再振了！那裏知道，到了滬案發生，愛國運動的波濤，洶湧澎湃，把平日最不管事的工人商人，都捲入漩渦，比五四運動，還要普遍。這種愛國運動的熱狂，好像霪雨後的長江洪水一樣，當着經過霪雨之後，百川灌集，使江水沸騰，波濤洶湧，增高千尺。等到經過洞庭湖鄱陽湖等處，流到南京浦口，還是風小浪靜，小汽船仍舊往來不絕；決不是西瀅先生在那裏倘兩行眼淚哽咽的說：「中國的民氣，好像在山頂上潑了一盆水，：流不倒幾尺，便離了目標，四散的分馳，一會兒都枯涸在荊棘亂石中間了！」以上這一番話，是我的理想話，我很希望親愛的青年學生，回到預備愛國時期之後，去臥薪嘗膽，充分的研究愛國的方法，為不要既不預備，又不宣傳，而又不去實行革命啦！

上面幾個疑問，和一番拉雜話，若能得到先生切實的解釋和精確的批評，使我的見解，更深進一層，那就不勝感激。

葉含章於北大西齋十四・十・二十・

本刊第四十五期登載的愛國運動那篇文章，不過略表達我個人對於愛國運動的一種感想。文中也許有說的不透徹明顯的地方，所以引起葉君的疑問。　我現在對於葉君所懷疑的兩條分別答覆如左。

第一條所謂與國事有關係那句話。意思本來很有伸縮。

廣義的說來，可說是日常社會所發生的事變，幾乎都多少和國事有關係。但是我的文中所謂「與國事有直接大關係，」究竟是比較狹義的意思。我以為凡是一項事情，不拘關於內政外交，如其直接關係國家的生命或根本權利，都值得我們的奮鬬。對於這種事情的運動，乃是我所謂與「國事有直接大關係的運動」。「五四運動」和滬案的愛國運動，不待說，便是這種運動的好模範。至於事情的性質不到這樣重大的，也不管他是內政或外交，我以為值不得青年們為着他去犧牲自己的學業光陰。當然，有時對於一項事情的性質解釋，依各人主觀的見解不同，不免有差異：甲以為某事是與國事無直接關係，乙也許以為與國事有直接關係。不過假若大家眞能認定了一個抽象的原則做判斷的標準，這種差異的可能也可以減少。

第三條說「愛國運動的行動也須有一定的限度，」所謂一定的限度，是指愛國運動的行動或手段而言，不是指運動本身而言。關於此層，葉君似乎誤解了我的意思。他說：「愛國運動是無限度的，是應當永遠繼續的。」我也並不曾說愛國運動不要繼續。我所注重的，是：愛國運動的行動須有一候定的限度；這就是說，青年學生們在從事愛國運動的時，不可為不必要的過度之舉。比如對於一個大事變，定一日期罷課，表示抗議或紀念，或定一日期舉行示威運動，本來已彀，然而仍要為長期的罷課，以致徒然多荒廢學業，我以為這是行動過了限度，而為不必要的犧牲了。這裏說限度，全然是行動關涉，或手段的問題，並不是反對愛國運動本身的繼續。

至於葉君通信中後段所說愛國的步驟，我也以為都是必要經過的，不過時期的分劃，不一定就能這樣的嚴格。有時預備和宣傳指導還須同時並行，並且有時指導和實行的界限也不是絕對分明的。然無論如何，青年學生時代，確是預備時期，在這時期，造就學業，儲備實力，以備國家需要，是青年學生愛國的根本要圖。像這次為滬案出來奔走宣傳，指導民衆，確如葉君所說的是「學生們的變態，不過這也是為情勢所要求，不得已而為之。現在大家既然是仍舊從事學業，如葉君所說的「恢復他們的常態，」我們不但不因此為愛國運動前途悲觀，我們實在反以為這是表示青年對於自己的地位有覺悟，這是替愛國運動增加信用並保養將勢力。

緶生　十月二十四日

北京大學　**社會科學季刊**　第三卷　第三號

(現已出版)

中國奴婢制度……王世杰
國際聯盟與國際法……周鯁生
馬克斯的勞動價值說……周佛海
蘇聯的農業……陳翰笙
新近憲法中立法行政兩機關之關係……錢端升
我併檢察議……黃佑昌
財產觀念之變遷……燕樹棠
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
International Law (Char Fenwick) —*The Civil Servant in the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Emden) ——國際問題與社會主義([illegible]) —*The Hellenistic Age* (Bury)—*Politische Geographie* (Dix)—*Politische Geographie* (Maull)

總發行所　北京漢花園北京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　上海亞東圖書館　各省商務印書館及各大書店
定價　訂閱全年一元八角(郵費在內)零售五角
本季刊第一卷第二卷合訂本每卷二元四角(郵費在內)